

奔腾的江流

短篇小说集

吉林市群众文化艺术宣传站编



贵州省图书馆

72477

奔腾的江流

短篇小说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次

奔腾的江流·····	工人 宋 昌 (1)
女 炮 手·····	马纯忱 (19)
马达隆隆·····	工人 曹庆仁 (36)
一份跃进计划·····	左福胜 (52)
风展红旗·····	王 烈 (66)
三个队长·····	社员 李兴泉 (79)
新 苗·····	刘万山 (91)
湖上渔歌·····	社员 刘万春 (103)
车轮滚滚·····	解放军某部 周忠华 (113)
行军路上·····	解放军某部 孙海礁 (131)
锦绣的路程·····	柴泚沐 (145)
后 记	

奔騰的江流

工人 宋 昌

一

金牛山上的古楊新柳，綴滿了翡翠般的葉芽；山下，銀馬江畔返青的草叢里，不時有雁群飛起飛落。初春的光陰下，巍峨的山影連綿起伏，奔騰的江流滾滾向前……

四月末的一天上午，風吼雲馳。往常平靜的銀馬江，此時變成了另一番模樣：遠看白浪滔天，勢如萬馬奔騰；近看波濤洶湧，浪峰滾滾浮動；排排巨浪猛烈地撲向陡峭的山岩，激起一股股浩渺的水煙。陡然，由縣城流向臨江村渡口的江面上，透過飄洒的水霧，影影綽綽有個黑點兒在浪峰濤谷間忽隱忽現，順流而下。近了，才看清是一條小船。地質大隊黨委書記江峰，穩健地挺立在小船上：身揹黃挎包，手執長竹篙；時而左面一點，忽而右面一撐，小船靈敏地繞過漩渦，躲過險礁，破浪疾馳。搭眼看去，江峰五十開外的年紀，高身材，寬肩膀，赤紅的臉膛，沉穩的目光，寬朗的前額上深刻着幾道飽經閱歷的皺紋，眼角處的魚尾紋線條分明地延伸到斑白的兩鬢。從他身上那套打了补丁的軍裝和左額角上那

道伤疤来看，证明这位风尘仆仆的党委书记是个转战南北，久经锻炼的老干部。昨天上午，江峰从省局开完局党委扩大会议回来，听说常委大都在四分队搞批林整风试点，觉得是个好机会，便决定在四分队开一次常委会，研究一下贯彻这次省局会议精神，顺便把三分队一把手的人选定下来。于是给正在三分队蹲点的党委副书记刘宇捎去个信儿，让他今天中午赶到临江村渡口等他，一道去四分队开会。今天吃过早饭，江峰处理一下工作，借了一条小船，驾飞舟，闯险浪，直奔临江村渡口。……

风势渐渐弱了。近午的太阳从云隙中撒下一片金色的光辉；银马江也开始浪平潮息。江峰撂下竹篙，点上支烟，望着沿江两岸的重峦迭障，任小船轻轻向前漂流。几经和风吹拂，饱受春雨滋润，那联袂的座座峻峰，相依的片片林海，仿佛披上了一层浅绿色的轻纱；古松老榆耸立的悬崖上，不时传来几声悠长的鸟鸣……

蓦然，江峰想起来，他刚走出队部时，材料员小吴交给他一封刘宇捎来的信，还没来得及看。他随手把烟掐灭，从衣兜里掏出信，拆开一看，上面写道：

江书记：

三分队所需设备两天内即可到齐，外租的四条小船已运到营地。只等下周外借大船一到，钻探设备即可过江。偏偏常新江要用小船运设备过江，真是异想天开。我俩争论一通，毫无结果，真是叫人头疼。所以，我建议尽快召开一次常委会，把三分队一把手的人选问题决定下来，总叫常新江代理，不

是长久之计。不知你的意见如何？

敬礼

刘宇

江峰看完信，微微一笑，重又把烟点上，站在小船上沉思起来……

提起三分队的一把手问题，还得从上个星期谈起。正当国家重点项目——金牛山矿区的施工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原三分队的一把手赵东光接受其他任务，调离了工作。当时，三分队担任这个矿区的主攻任务，大队人马已开到银马江岸指定地点，大批钻探设备和施工器材也源源运到，只等外借大船一到，三百多人和几十吨的设备器材立即横渡银马江，开赴矿区，投入紧张的钻探大会战。任务紧迫，江峰征求了刘宇的意见，临时指定三分队党总支的宣传委员、安装班班长常新江代理三分队一把手的职务。按江峰的意思，是让常新江正式接任三分队一把手，但是他考虑，这事常委会没研究，刘宇还有不同意见——从这封信里，更可以看出来——所以，一直没定下来。这次局党委扩大会议，正好研究培养革命接班人问题。他对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党中央的指示，反复研究了常新江的条件，觉得方向更明确了，信心更坚定了。是啊，革命事业的宏伟目标，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殷切期望，多么需要老一代革命者为党培养出一大批象常新江这样年轻有为的新干部，使党的干部队伍后继有人，兴旺发达，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这是时代赋予老干部的光荣使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呵！想到这些，江峰周身热血沸腾，两眼射出坚毅的目光……

“喔喔喔……”

随风送来一阵雄鸡的啼鸣，打断了江峰的思绪。他定睛一看，前面不远就是临江村渡口了，便扔掉早已熄灭的烟头，操起竹篙，左挥右点，小船儿加快速度，推开层层银浪，飞快朝前冲去。

二

江峰来到渡口码头，刘宇还没赶到，便跳上岸来，托咐摆渡老船工青山大伯给照料一下小船，紧了紧鞋带，迈着稳健的步子，朝前面十字路口走去。

江峰正大步流星地走着，突然身后传来了汽车喇叭声。他回头一看，一辆崭新的北京吉普箭一样开到他跟前，“嘎”地一声停下了。车门响处，刘宇跳下车来。他今年四十四、五岁的年纪，中等个，稍胖，黑黢黢的；从举止和风度上看，搭眼就知道这是一位很有资历的干部。

“哎，江书记，你坐啥来的？跑到汽车轮子前头来了！”刘宇莫名其妙地睁大了眼睛。

“我是坐小船来的，比你快吧！真是‘银浪送轻舟，满目山水好’呵！……”江峰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唷，今天江上风浪不小哇！你可真敢干！”

“大风大浪才锻炼人嘛！”江峰意味深长地笑道：“咱们这些老家伙也得到大风大浪中去长长见识呵！”

“也是，你识风向，水性又好，风浪再大也不怕。”

两位党委书记说说笑笑上了车，司机小赵调转车头，加

大油门，吉普车穿过临江村，驶上了平坦宽阔的公路。

“老刘，”江峰掏出烟，递给刘宇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吸了一口说：“这次局党委扩大会议很重要，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一是要继续抓紧抓好批林整风这件头等大事；二是要把培养新干部的问题拿到党委工作日程上来。咱们好好研究一下，如何落实省局会议精神；另外把三分队一把手的人选定下来。可你讲话了，总叫常新江代理，也不是长久之计。老刘，你考虑考虑，三分队的一把手放谁合适？”

刘宇对什么问题从不贸然表态。他不慌不忙地在指甲盖上“笃笃”地戳了几下烟卷儿，沉吟了一下，这才点上烟说：“叫我看哪，就得把几个老分队长排排队，矮子里拔大个儿吧！”

江峰笑了：“我看你把眼界放宽点，是不是在新生力量里面打打主意？”

“新生力量？……”刘宇脑袋一转个儿，明白了党委书记的意图，弹了弹烟灰笑道：“你的意思，想正式任命常新江作三分队的一把手？”

江峰笑了：“你看咋样？”

刘宇眉头使劲拧了拧，一声没吭。说句心里话，当初江峰让常新江代理三分队一把手，他就不太同意。不过当时他想：虽说常新江太“嫩”，缺少工作经验，可是有鼓动能力，工作又踏实肯干，临时代理一段问题不大，这期间自己再蹲在三分队压住阵脚，不会出啥问题，就同意了江峰的提议。现在，他见党委书记要正式任命，便郑重其事地说：

“江书记，提拔分队主要领导干部，可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一把手要抓全盘工作呀！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老

分队长参加工作时间长，经的多，见的广；讲经验，比能力，都比新干部有本钱嘛！我看，三分队一把手，还是放一名老分队长比较把握、可靠！”

果然不出江峰所料，刘宇把观点一亮，江峰就感到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了。但他一向注重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于是他接上一支烟，掐灭烟头，有意地问了一句：“老刘，你今年四十几了？”

“嗯？……”刘宇一愣，没弄明白党委书记的用意，脱口回答：“你怎么连我的岁数都忘了？我今年虚岁四十五嘛。”

“你约摸约摸，”江峰依然笑微微地问：“你还能活多久？”

刘宇脑子里一转，感到江峰又要讲道理了，淡淡一笑说：“很难讲呵，不得绝症病，再蹬巴它十年二十年的没问题。”

“太少了！”江峰忍住笑说：“老刘，就打你再蹬巴四十五年怎么样？嫌少再给你加上一倍，九十年，够你活了吧？最后，你也得有那一天吧！”

“这喀唠的！”刘宇来精神了，掐灭烟头，振振有词地说：“世上万物有生有死，新陈代谢，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我咋能例外？怎的？你又想讲啥大道理？”

“哈哈……”江峰大笑起来。

“我说的不对么？”

“对，大道理是要讲的，只怕讲了不通。你讲的自然法则一点不错。可是呵，老刘，”江峰神色严肃起来，加重了语气说：“你并没有理解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深远意义。在提拔干部这个问题上，你只看到了‘姜还是老的辣’，忘了‘老姜’是‘新姜’变来的。你想想看，老刘，咱们都是一大把的年纪了，

为党工作的时间是有限的。可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却是千秋万代的事情；实现共产主义，一辈子两辈子能办得到吗？毛主席早就指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是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在这个‘大计’里，咱们老干部负有重要的使命呵，老刘！”

刘宇又慢慢点着一支烟，半天没吭声。他觉得党委书记的话是对的，自己应该认真考虑。但一想到常新江的具体情况，总感到不称心。他使劲吸了两口烟说：“江书记，你说的那些大道理，我承认。可是咱们考虑问题也不能脱离实际情况啊！就说常新江吧，我承认他是棵好苗子，出身好，根子正；文化大革命中，是造反派的头头，有贡献。可是他还不够成熟嘛！就说运设备过江这件事吧，大船过江，这是多少年的经验了，可他异想天开，偏要用小船。我的天，几十吨国家财产翻到江里，收拾得了吗？刚刚代理几天就这么不知天高地厚，要正式任命，还不把天翻个个儿。”

“老刘，这话还真贴边儿，对旧世界的天就是要翻个个儿。”江峰哈哈笑了。过了一会，他掐灭烟头，目光炯炯地说：

“老刘，用什么标准看待干部，可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我们应当按毛主席提出的选拔干部的‘五条’标准和‘三要三不要’原则，来看待干部。至于常新江提出用小船过江，到底行不行，我看先别下结论，实践一下再说。但是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敢于反潮流，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去年成立科学研究小组那场风波，你还记得吧！”

刘宇眉毛急遽地动了几下。江峰最后这句话，引起了他的

的沉思——

那是去年春天。为了加强地质科研工作，党委决定成立一个综合科研小组。革委会副主任、地质工程师拟了一份名单，在一次全委会上讨论，准备通过以后呈交党委审批。大部分委员都没提出什么意见。主持会议的刘宇也表示同意。这时，常新江站起来说：“我看这份名单有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老工人的名字？”

那位工程师赶忙站起来解释说：“搞综合科学研究，是一项业务性很强的工作。我怕老师傅们心有余力不足，所以……”

“所以就没排上号，对吧？”常新江那四方脸儿胀得通红，十分激动地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奴隶创造历史’。工人参加生产实践，搞科研最有发言权。谁敢说工人不懂科学，咱就当场辩论辩论！”

结果，那份名单只好重新改组，增加了几名老地质工人。当天下午，刘宇把会议情况如实向党委书记作了汇报。江峰听完，无限感慨地说：“我说老刘，咱们党的干部队伍，多么需要象常新江这样的年轻人呵！”……

“嘀嘀……”

迎面开来一辆卡车，小赵按了两下喇叭，打断了刘宇的回忆。他想：实在要提常新江，提上来也好，实践证明他不称职的时候，自然得另请高明！于是，刘宇鼓了鼓勇气说：“那就把常新江提上来，正式任命，我同意。”

江峰从刘宇那不自然的表情看出刘宇“同意”里面的水分，但他觉得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便一转话题说：“好吧！老刘，开完会我打算在四分队蹲一半天，看看

他们批林整风搞得怎样。你回三分队以后，找常新江好好研究一下，看用小船儿运设备过江到底行不行，不要过早把门儿封死。”

“好吧。”刘宇勉强地应了一声。

三

常委会通过了江峰的提议，正式任命常新江担任三分队队长兼党总支书记。

开完常委会的第三天下午，江峰从四分队回到大队部，本打算到离大队最远的七分队去看看，但他又惦记着三分队的领导班子和设备过江的情况，于是，跳上吉普车就出发了。

来到三分队营地跟前时，日头离西山尖还有半竿子高。透过车窗，银马江在斜阳的照射下闪烁着墨绿色的波光；几只灰白色的水鸟在江面上飞来掠去，啁啾鸣叫。那些井然待运的设备、器材，沿江排成一字长蛇；稍远，绿雾氤氲的树林里座落着一顶顶米黄色的帐篷。

冷丁，江峰发现江边有个人，头戴银色铝盔，身穿蓝布工作服，站在一块探到江面上的突兀的岩石上，双手叉腰，望着坦荡东流的大江。从那虎彪彪的身影，江峰一眼认出是常新江。他赶忙叫小赵刹车，跳下车来对小赵说了句：“你把车开走吧。”便下了公路，穿过柳毛棵子，朝常新江走去。

常新江正面对滔滔大江出神，忽听背后有人喊他，回头一看，见是党委书记来了，憋声憋气地喊了声：“江书记！”便跳下岩石，一步一股烟地跑过来。江峰用喜爱的眼光打量

一下这个肩宽胸厚的年轻人，发现小伙子那黑红的方脸有点憔悴，两只明亮的大眼睛里隐现着焦灼和不安。

“你刚才在那观山望景么？”党委书记笑微微地问。

“噻，哪还有那份闲心呵，”常新江笑了一下说：“我在琢磨到底用啥办法运设备过江，才符合多快好省的精神。眼看就来到‘五一’了。到现在，过江的方案还没定下来呢！你不叫人急得火上房？”

“怎么，刘书记没跟你研究过？”

“多咱？根本就没提过这事儿！”

“唔……”江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刘书记真不理解别人的心情。”常新江有些激动地说：

“江书记，我一提用小船儿，刘书记总说‘行不通！行不通！那是冒险！’也没看看现在是啥时候？咱们正跟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一分一秒也是宝贵的。刘书记总说大船稳当保险，是多年的老经验。可大船三、五天又来不了，如果推迟了开钻时间，拿不出来储量报告，这可是关系到为毛主席争光、为中国工人争气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大问题。我说等大船是搞少慢差费，刘书记还不服气，哼！”

江峰的脸上堆满了笑纹，常新江宽广的胸怀使他很受感染。可是他一想到刘宇对待常新江那种态度，心情又陡地沉了下去，思忖了一下问常新江：“你打算用小船怎么个运法？”

常新江比比划划地说：“刘书记说船小载重，浮力不够。咱不会把两条小船儿用机台的地踏板连起来？不多装吧，一次运一大件儿，也比等大船快呀！”

“对！”江峰扬了扬眉毛说：“要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就

得有这种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认准正确的方向，百折不挠，坚持到底！晚上找刘书记，咱们再仔细研究一下。你先和工人研究研究。”

“对，我就去。”常新江说完，朝山坡下工地跑去。

江峰来到队部帐篷跟前，正巧刘宇迎了出来。两个人进了帐篷，坐下以后，刘宇给江峰倒了杯开水，拿起办公桌上的一张纸递过去，笑着说：“这是我写的运设备过江的方案，正准备给你捎回去呢！你看看咋样？”

江峰看了看，反问了一句：“这个方案，你跟没跟常队长研究？”

刘宇迟疑了一下：“没有。”

“为什么不跟他研究一下？”江峰十分严肃地说：“老刘，常新江是分队的一把手，应该由他主持分队的工作。我们只能当参谋，可不能包办代替呀！”

刘宇想避开党委书记那灼人的目光，想了想说：“我主张等大船，他非要用小船儿去冒险。他东，我西，一弄就两拧，没法研究！”

“看来你还不理解常新江的心情！”江峰闪了闪眉毛微笑着问道：“常新江的想法还没通过实践，你怎么就一口咬定是冒险呢？”

“明显的事儿！”刘宇煞有介事地说：“一条小船没个屁股大，打鱼捞虾还凑合。油压钻机，柴油机，那玩艺一件好几吨重，压上去不沉底才活见鬼！设备掉到江里怎么捞？发生人身事故怎么办？”

“试试总可以吧？”江峰点上支烟站起来说：“即使没有成

功的经验，总可以吸取点失败的教训吧？应该看到，常新江敢字当头，这种精神很可贵，不要把这个棱角给他磨掉，应该让他到大风大浪中去锤炼，去冲杀！刀不磨不快，兵不练不精。当新干部要带领群众去闯新路子，向旧的东西勇敢宣战的时候，我们老干部是积极支持，还是袖手旁观，甚至当绊脚石，这可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呀，老刘！”

江峰这些话说得刘宇心里直翻腾。半晌，才问：“这么说你同意常新江搞……”

江峰果断地说：“我主张试试看！”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说笑声。门帘一挑，拥进一伙人来，为首的常新江满面春风地端着个洗脸盆，盆里盛着多半下水，水面上动荡着一只用牛皮纸叠的小船，上面还装着几块小石子儿呢！更新鲜的是，纸船的两边还用线绳拉着两只用秫秸扎成的“筏子”。常新江大步走过来，把水盆放在办公桌上，伸出粗大的指头捅了一下盆里的物件，眉飞色舞地说：“你们看，这个法儿怎么样？小船配上两只木筏，浮力大两倍！还能腾出一条小船，足以编四个船队呢！”

老机长走过来乐呵呵地说：“这个高招儿是我们常队长琢磨出来的。我看就用这个法儿运设备过江吧，可别再等了！这么干船若是沉底儿，我把银马江喝干它！”

老工人李师傅说：“那银马江可就变成‘饮牛江’了！”人们哄地一声笑起来。

常新江兴致勃勃地说：“采用这个办法，可甩掉个大包袱，再也不用借大船了。从战备来讲，也符合要求。战争打起来，没大船咱们照样打钻！还能给部队送弹药！”

江峰望着水盆儿里漂漂荡荡的物件，沉吟了一下问常新江：“扎木筏的材料够吗？”

“够，用不尽使不完！”常新江扑闪着眉毛说：“林业局批给咱的用材指标三天前就下来了。”

“小船儿和木筏怎么连接？”江峰又问。

“你看，有图！”常新江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草图，指指点点地解说起来。

常新江讲完了，大伙都点头说行。江峰在地上踱了几步，嘱咐常新江说：“今年你们分队的任务很艰巨，运设备过江这一炮能不能打响，很关键哪！咱们可以先试验一下。”

面对党委书记那热忱的目光，鼓舞的语气，常新江心里一热，信心十足地点了点头。江峰这时才注意到，刘字眼巴巴地望着水盆里的物件，脸上现出将信将疑的神色。

四

第二天刚放亮，江峰和常新江就来到江边，准备搞渡江试验。

常新江搬来几块大石头，兴冲冲地说：“江书记，我们把大石头装上船，就从这里过吧！”

江峰思付了一下，脱掉鞋袜，挽了挽裤腿儿，一挥手说：“行，咱俩上船，摸摸情况去。”

两个人把几块大石头搬上船，江峰看了看船的吃水深度，说声“好”，便操起竹篙，朝岸上用力一撑，船微微摇晃了一下，噌，噌，噌，朝江心飞去。

